

次日，宝玉将几十篇楷书卷做一起，带上诗社的“报告”，正欲前往，紫鹃匆匆走来，送上一卷东西。打开一看，又是几十篇蝇头小楷，而且字迹与自己的十分相像。宝玉想，难得林社长一番美意，想得如此周到，一番苦心呵。他忙向紫鹃打个拱手：“多谢了！”

宝玉昂头挺胸，走上堂来。贾政检查学业之后，心中默道：“终究是黄荆条子出好人，不打不成才呀，要不是过去板子打得好，哪会有今天如此长进！”眉宇间显露出按捺不住的喜色。

宝玉看老子眉眼舒展，觉得火候已到，才从袖中掏出桃花诗社的报告，送到老子面前。

贾政轻轻一抖，斜眼一瞥，这报告写着：

#### 桃花诗社申请报告

为了繁荣大观园文学氛围，为了创就桃花诗派一代新人，为了扩大桃花诗社的影响，为了光耀门庭，为了流芳千古，特申请……

贾政看下去，眉头的喜色渐渐隐去。贾政心里想的是大事，家门大事，国家大事。心想，大女儿元春好不容易才有加封贤德妃的这个运气，虽说在宫中不敢多说一句话，不敢多走半步路，确实，孤苦一些，但从大局出发，苦了她一个，光耀一家人，光耀我贾家门庭也是件大好事。大观园中之事传入宫中，要是又传到圣上耳中，谁知圣上高兴不高兴呢？倘若是一时龙颜不悦，怪罪下来，岂不因一个小小的桃花诗社误了元春，误了我贾门的前程？再说这里头的薛蟠，是个什么东西？那人命官司要不是贾雨村从中维持，

还不知他那狗头会不会吃草去哩！宝玉这混世魔王和他弟兄伙吃他薛蟠的螃蟹就够够的嘛，还做什么诗？真是多事！那些诗，讽刺世人是太刻毒了。写什么“脐间积冷馋忘忌，指上沾腥洗尚香。原为世人美口腹，坡仙曾笑一生忙。”这些诗啊，闲人一看，一笑了之，不叫诗，也没有啥味儿。要是有心人一琢磨，麻烦就来了。谁“沾腥”？谁“一生忙”？小吃小喝小找外快，为了差事，也叫沾腥？也叫违旨受贿？胡话！竟然还骂出“皮里春秋空黑黄”“横行公子竟无肠”的混账活来！谁横行？办公差，没点魄力还当啥官？简直是肆无忌惮，赤裸裸地骂朝廷命官，狗胆包天，骂了命官，再骂皇帝，那还了得，一派胡言，狗胆包天！这些胡话，外人看了，传将出去，一旦追查下来，吃罪得起么？我贾氏一门说不定遭满门抄斩。想到这些，后果不堪设想，贾政额上渗出颗颗冷汗，眉头皱做一堆了。贾政将“报告”看了半天，沉吟不语，总不表态。

聪明的宝玉抬出了最后的镇山法宝：“再补充一句，这事老祖母都同意的哈。”

混世魔王一口一个老祖母，真拿他没得办法。老祖母也最多只是口头上要你小子学好，也不敢拿贾氏一家的前程当儿戏。怎奈得小畜牲一口一个“老祖母都同意的”，不好当下发作。贾政脑子里就是一团“狗胆包天”的骂声，眼眶里那眼珠子转了几圈，白了宝玉一眼，将申请报告慢慢折好，放入袖中，冷冷地对宝玉说道：

“回去吧！这个问题，这个问题……斟酌斟酌，以后再说。”